

书林漫步

## 预言和寓言

◎朱朱

因为对元宇宙有兴趣,最近看了一些科幻电影和小说,尤其是科幻小说《雪崩》,翻开便手不释卷彻夜难眠,也忽然发现不少美剧英剧包括国产韩剧,但凡用上了科幻元素,评分都会很高。穿越只是初级小儿科,平行世界也已火了很久,只需要用一点点便足以吸睛,契合了爱情、成长、社会时事,尤其是回望和假设的可能都隐藏着现代人的心理需求。

那么科幻小说的初衷是什么呢?

一个学过天文又学物理的同学提到过,在他成长最初的二十几年时光,从未考虑过谋生之类的问题,一心只想探索。他在遥远的过去曾被一群同学嘲为神经病,我想,探索和向往也许就是科幻创作最初的动能。

《雪崩》是部神作,元宇宙的定义就来源于这部科幻小说。最初书中将Metaverse译为超元域,后来改译为“元宇宙”。站在文学的角度,讲的是两个平民身份的超级英雄:送比萨的阿弘和十五岁的快递公司信使Y.T拯救世界的故事。“雪崩”是个病毒,可以入侵电脑也可以毁灭人类,同时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统治的工具。在阴谋和反阴谋的过程中,显露的社会问题引人深思,联想到近些年的许多国际事件,这本书仿佛就是个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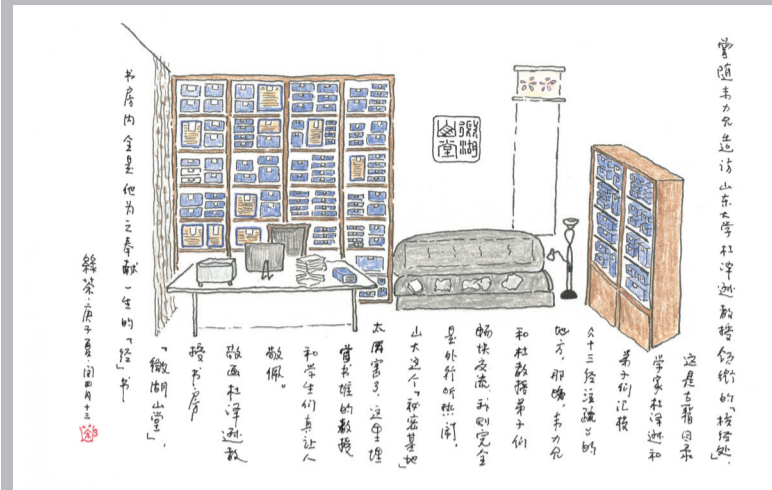
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森,《雪崩》是他最重要的科幻作品之一,故事背景是21世纪的美国,那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彻底公司化,政府垮台成为资本的奴隶,国家安全交给了雇佣军。于是大魔头莱夫想用咒语控制大众,让数百万人皈依他的宗教,用电脑病毒杀死精英,实现统治人类的疯狂梦想。

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制度和制约从来都是必要的产物,可以避免一些人胡头大乱地瞎搞和胡扯。科技的进步也是一样的,在一个随时可以穿越虚拟人形的世界里,如何维护秩序保持平衡是创造者和推行者都要考虑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光纤通信、互联网、数据库、移动电话、目镜、VR等数字通信技术刚起步不久,《雪崩》的小说里便已经出现了一个跟现实世界平行的基于数字科技的网络虚拟世界,小说里的人物可以在现实世界和元宇宙中自由出入。也是因为这本小说的诞生,让科技工作者脑洞大开,元宇宙的发展势不可挡,推动了VR/AR/MR/AI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创新,作者的奇思妙想正一步步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

无论在哪个时代,知识改变世界和个人命运皆是永恒的真理,即便是在科幻小说中也是一样,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也就具备了预言的可能,知道寓言怎么写。

## 绿茶画名家书房·杜泽逊

1963年生,版本目录学家。



**微湖山堂** 在杜泽逊教授和弟子们汇校《十三经注疏》的山东大学“校经处”,看到埋首书堆的教授和学生们,真让人敬佩。此画为杜泽逊教授书房“微湖山堂”,书房内全是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经书”。

书人书事

“人中妖孽”  
陆小曼

◎苏姝

1932年3月27日,顾颉刚在家信中谈起陆小曼,给她安了个“人中妖孽”的大罪名,罪行则为“既以贪得中人酬金而杀其后夫,又以卖国而杀其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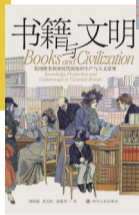
陆小曼之前夫王赓,是税警总团长,淞沪抗战以来,率团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缘小曼在沪,与三井洋行之经理相识。此次战起,日人欲得浏河一带详细地图而不得,由三井经理串通小曼,利诱王赓,故假作被捕而将此地图搜去。事为十九路军所知,报与政府,故日方释出之后又被政府捕去也。如审判属实,当无生理”。

1961年,沈醉也说,“陆当时为上海的红舞女,王追求陆挥金如土,最后因无钱可花,而带着地图去投日本人”。想见当日传闻之盛,而陆小曼无一辞以自辩,此时才出来要澄清,并把王赓亲述真相作了转述,说是王赓眼力不强,误入日军军事机关而被捕的。但此非顾颉刚所能预见,“卖国”之名,还须消受得起。

陆小曼之后夫即徐志摩。1930年,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教,所得却不能供应陆小曼在上海的奢靡生活,他想方设法地开源节流。1931年10月,蒋百里住宅,孙大雨卖地皮,徐志摩欲作中人,从而赚得“二厘五的一半”佣金,窃喜“我这千载难逢的一次外快”。陆小曼也乐见其成,多次去函,“非你回来不成”,并说“这种钱不伤风化”。11月11日,徐志摩遂南下,事成,定于11月19日北归。

当晚,林徽因在北平讲演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急于去捧场,故决定乘飞机,且持有免费券。临行前夕,韩湘眉对徐志摩说,“你这次乘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答曰,“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作Merry widow”,知陆小曼最是不愿意他乘飞机的。但徐志摩终究还是“坐飞机死了”,实在也怪不得他的“眉眉”。

新书快递



## 我为书狂:凡·高的私人阅读史

[意]马里耶拉·古佐尼著 陈玮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本书通过凡·高挚爱的书籍,勾勒出他的艺术和思想轨迹,展开一场持续的对话:一方是凡·高作为画家所创作的作品,另一方则是赋予凡·高灵感的重要作家和插图作者。

## 书籍与文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文景观

刘松矗、武玉红、袁曼书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知识社会”进化小史,围绕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阅读、书籍出版、学科建立、学派发展等重要事件而展开,梳理了大众、作家、学者和出版商之间的互动共存关系,展现了当时英国崇尚科学与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

中文打字机:  
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美]墨磊宁著 张朋亮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描述了在近一个世纪之间,中文使用者在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尝试、经历种种失败或成功的故事,由此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重新获得独特地位。

## 识小录

陈子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析述文辞、校释版本、品鉴装帧,漫说人文人事。如此挖掘考辨、摘抉隐微,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释空间。

## 《小癞子》的母本及初印时间

◎彭伟

钱锺书、杨绛伉俪,是很热衷翻译工作的。他们的亲密朋友圈中,也不乏外文高手。比如傅雷先生精通法文,如皋冒效鲁善于俄文,校译过《屠格涅夫评传》等书。杨绛先生本人翻译的第一部著作《小癞子》,获得傅雷先生的好评,推荐给出版家巴金,得以面世。

至于此书的初印时间,《听杨绛谈往事》有过记载:“杨绛最初据英译本转译的《小癞子》,1950年4月由上海

海平明出版社出版,重印过多次。”“英译本转译”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杨绛先生署名的《〈小癞子〉译者序》便可证明:《小癞子》本是西班牙语,最早的英文本是1566年David Rowland翻译的。1949年前后,若想在境内找到此版《小癞子》谈何容易。杨绛先生选用的翻译底本是1924年Mariano Lorente翻译的英文本《小癞子》。此书印于1950年,并非一家之说。《杨绛传》(刊于

2018年9月《伊滨新闻》)及《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都记述《小癞子》最初是由法文本转译为中文的,这显然是不对的。前一部传记,也说《小癞子》印于1950年。我存有初版《小癞子》,版权页上清晰地印有:1951年4月初版,印量只有3000册。两本《杨绛传》属于畅销书,有此讹误,实在不足为怪。不过《听杨绛谈往事》的作者吴学昭女士是杨先生的好友,不应有此笔误。

写在书边